

目 录

蒋介石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	杜聿明 (1)
蒋军新六军迂回四平街的经过	廖耀湘 (61)
蒋军第二十五师在宽甸、桓仁地区 被歼经过	段培德 (83)
我参加蒋军四平街战役的回忆	张广居 (91)
蒋军四平街解围战役中的八棵树争夺战	郑庭笈 (98)
塔山战役的回忆	林伟僑 (112)
锦州蒋军被歼回忆	卢濬泉 (128)
长春解放经过	尤国鈞 (138)
沈阳解放的一些回忆	赵国屏 (153)
蒋军第五十二军营口漏网记	廖传枢 (165)
政学系在东北接收问题上的如意算盘	张潜华 (172)
我所知道的张群	馮若飞 (194)
日寇投降后蒋介石勾结利用华北伪军 的经过	邵 青 (205)
忆蒋经国在华北的“反贪污运动”	刘瑶章 (211)
蒋经国的小组织“燕廉”的活动	屈凌汉 (216)
北平“七五”事件真相	王化一 (223)
馮玉祥与刘湘的秘密往来	高兴亚 (240)
关于刘湘、韩复榘之死的一点见闻	范紹增 (251)
四十年买办生活回忆	严逸文 (254)

对本辑《蒋经国的小组织“燕廉”的活动》

一文的更正.....(283)

蔣介石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

杜 聿 明

抗日战争胜利后，蔣介石为了搶夺人民胜利果实，勾結美帝，調兵遣将，在东北经过三年的激烈战争，从猖狂进攻到最后而全部被歼。其間，蔣介石三易东北主帅。1945年9月，任熊式輝为东北行营主任；同年10月18日，任我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我于1947年被人民解放軍打得放弃安东，身患重病，于7月8日离职，司令长官交給郑洞国接替。到8月，蔣又任命陈誠为东北行轅主任，将长官部撤銷，集軍政大权于陈誠一人之手。陈誠不但未能挽救蔣軍的危亡，局势反而更加恶化。1948年2月，蔣介石又改任卫立煌为东北“剿匪”总司令，10月20日又調我为副司令。最后仍然逃不脫在东北彻底失敗的命运。

这份材料所叙述的，是我自1945年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起，銜蔣介石之命勾結美帝进攻东北解放区、搶夺胜利果实的种种内幕情况。主要内容包括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成立经过，美蔣勾結接收东北的阴谋策划，破坏和平进攻榆錦，明停暗打劫收长、沈等问题，写到1946年6月7日蔣介石明令东北停战为止。关于我从1947年下半年起的一些亲身经历，将在以后陆续提供材料。

（一）“东北长官部”成立经过

当1945年7月旧“中苏友好同盟条約”（以下簡称旧中苏条約）

商訂期間，蔣介石集團擬議成立“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以下簡稱东北长官部）。我記得是年7月中旬，旧中苏条約初稿已经宋子文等在莫斯科举行談判后拟定。正在这时，熊式輝即来昆明征求我的意見說，中苏条約即将簽訂，在条約簽訂后，苏联即出兵东北对日宣战。在苏联軍隊对日作战期間，依照条約第十二条規定，中国行政人員将空运东北，在业已收复的領土內执行三項任务：（一）在敌人业已肃清的区域，依照中国法律設立行政机构；（二）协助在已收复領土內建立中国軍隊（包括正規軍及非正規軍）与苏联軍隊的合作关系；（三）保证中国行政机构与苏联軍隊总司令之积极合作，并依据苏联軍隊总司令之需要及願望，特予地方当局指示，俾得收协力合作的效果。熊当时得意地說：“根据中苏条約的簽訂，中国可以很快地收复东北，东北淪陷区将比华北、华中、华南收复得更早。老头子（指蔣介石）已內定要我（熊自称）担任东北行营主任，軍事由张文白（即张治中）担任。我认为我同张合作不来，老头子說可以另选人核夺。如果光亨（我的別号）兄能够同意的話，我就去同老头子建議。”我对熊說：“东北抗日軍事重要，外交錯綜复杂，我这个不学无术经验不足的人恐怕难以胜任。”熊見我未反对，也了解我說的是一套客气話，就說他非常欢迎我去，并吹噓他的軍事、政治、外交手腕后說：“在东北只要同苏联处好，一切都沒有問題。”同时和我談了許多拉攏的話，即匆忙飞返重庆。

熊式輝到重庆后即运用他的政治手腕，开始做他东北党政軍各方人事上的选择和安排。只因东北是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工业建設又比較內地发达的一个区域，許多喽罗們都想在苏联軍隊（以下簡稱苏軍）击退日寇侵略軍之后，分到一碗現成飯。于是僧多粥少，爭食者众，各方奔走活动几乎无法应付。为了豢养更多的官僚

政客，瓜分东北人民胜利的果实，提出許多划分东北行政区的方案。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战略战术打得日本关东軍百万劲旅土崩瓦解，迫使日本不得不无条件投降。正当举国狂欢庆祝胜利之际，蒋介石集团反而忧心忡忡，张慌失措，連旧中苏条約中規定应派到駐苏軍总部的“軍事代表团”也无法派出；只是連夜召集紧急會議，于11日发布了几个命令。这几个命令的要旨是：（一）一般通令給各省市政府、各战区司令长官——“日本投降确期，应由我国与盟国同时宣布，在政府未公告前，全国軍民工作一如战时，不得稍有疏懈”。（二）命令他自己的嫡系部队——“加紧作战，一切努力依照既定軍事計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疏懈”。（三）命令淪陷区各色伪軍——“应就現在駐地，安謐地方，乘机贖罪，努力自救；非经本委員長許可，不得擅自迁移駐地，或受任何部队改編”。（四）命令解放区抗日部队——“所有該集团軍所屬部队，应就原地駐防待命，其在各战区作战地境內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該区司令长官之管轄；政府对于敌軍之繳械，敌俘之收容，伪軍之处理及收复地区之恢复，政权之行使等事項，均已統筹决定，分令实施。为維護国家命令之尊严，恪守盟邦共同協議之規定，各部队勿再擅自行动为要”。这时重庆蔣家党政軍各机关都忙于遴选心腹，准备到南京、上海、天津、北平、广州、武汉等重要城市进行劫收。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集团就把限制人民解放軍收复失地，解除日寇武装的任务放在第一位；而把东北分赃的問題，暂时擱置，幻想从苏軍手中，把东北整个地接收过来。

就这样，一直拖延到8月31日始发表熊式輝为軍事委员会委員長东北行营主任，并以国民政府名义明令划分东北三省为九省。9月5日又发表任命东北九省二市主席、市长的命令，徐箴主辽宁；

高惜冰主安东；刘翰东主辽北；郑道儒主吉林（未到任，后改任梁华盛）；关吉玉主松江；吴瀚涛主合江；韩骏杰主黑龙江；彭济群主嫩江；吴焕章主兴安。沈怡为大連市市长；楊綽庵为哈尔滨市市长。同时发表熊式輝兼軍事委员会委員長东北行营政治委员会主任委員，莫德惠、朱霽青、万福麟、馬占山、邹作华、馮庸为委員；张嘉璈为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員；蔣经国为外交部駐东北特派員；潘公弼为宣传部东北特派員。

东北人事分赃，经过蔣介石内部各派系間一个多月的爭夺斗争，在政治方面虽然初步拟定发表，而在軍事方面則仍举棋未定。一則因蔣軍在美帝国主义大力支持下，正忙于在关內各地劫收人民的果实，无兵可調，亦无法运往东北；二則因蔣介石、熊式輝对于东北軍事人选各有成見。蔣曾一度属意于关麟征，召关到重庆商討，决定成立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并于10月8日发表关麟征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熊当时对关的自高自大目中无人的态度极表不滿，可是又不能提出反对。事有凑巧，龙云被逼下台后，由何应欽、宋子文陪他到了重庆。龙逢人大罵杜聿明，并对关麟征說，一定要惩办杜聿明，調离云南，欢迎关麟征去云南，关亦表示同意。于是蔣介石將計就計，施用一套权詐手段，于16日发表命令，將杜聿明撤职查办，調关麟征为云南警备总司令，以息龙云之憤。过了两天，却又发表我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蔣介石集团内部对东北的人事爭夺，至此初步告一段落。

（二）美蔣勾結劫收东北的阴謀策划

蔣介石的政策方针

抗日战争胜利后，蔣介石的对內政策是假和平真备战，勾結

美帝国主义劫收人民的胜利果实。他的方针是：集中全力，先劫收关内，再劫收关外。我了解到蒋介石的企图后，即由昆明电蒋建议：“国军这次接收敌占领区，在解除日寇武装的同时，请令大军所至各地，将共产党的武装游击队一律肃清，以消除今后建国之后患。”当即得到蒋介石的复电“嘉许”。

蒋介石在执行上述政策方针的时候，幻想在苏军完全消灭日本关东军后，从苏军手中毫不费力地把东北接收过来；以后看到人民解放军已到东北恢复秩序，即进一步勾结美帝，采取以武力劫收东北的办法；最后，以东北的人民解放军声势日大，遂在马歇尔的大力撑腰下，集中精锐部队向东北大举进攻。

当苏军对日宣战击败日本关东军，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时，蒋介石的军队大部分还躲在后方，仓卒之间，无法大量开到关内各敌占区，更无法运到东北去，只有幻想等苏军完全消灭日本关东军之后，根据旧中苏条约苏联对华三项声明的第二项规定“苏联重申中国在东三省之完全主权及领土行政之完整”，从苏军手中接收东北。蒋介石于10月10日命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去长春，就是为实现他这一幻想的。10月18日发表我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后，22日蒋介石对我当面指示中也说：“你到长春去与苏军接洽，要他们根据中苏条约，掩护国军在东北各港口（指旅大、营口、葫芦岛等港口）登陆，接收领土主权。”当时我曾听外交界传说，在重庆与苏联驻华大使馆交涉接收东北并无结果；军令部主管人员也说，熊式辉来电说，在长春与苏军商谈，尚无具体接收办法，东北共产党到处有活动，八路军已从海陆两路进入东北。但究竟真实情况如何，谁也不清楚。我即问蒋介石：“假如共军确已先入东北，苏军又不承担掩护国军接收的任务，下一步怎么办？”蒋说：“你先到长春去

見馬林諾夫斯基元帥再說。根據條約規定，他們一定要對中國負掩護接收之責。”又說，“你先到南京見何總司令問問他的意見，再到上海見美軍第七艦隊司令金開德，看他一次能運輸國軍多少，能否掩護國軍登陸，然後到長春去見熊式輝、蔣經國，同蘇軍交涉掩護國軍登陸事宜。第二步計劃等你從長春接洽回重慶來再說。”

我於11月24日到南京見了何應欽。何說：“共產黨現在到處搗亂，破壞我們的受降計劃，平漢路新乡以北高樹勛部已吃了虧（實際高已起義），津浦路方面也被阻在徐州附近。據報共軍已從山東及山海關水陸兩路進入東北，將來東北接收也是極其複雜的。你照委員長（指蔣介石，以下同）的指示先去接頭，以後東北的事直接向委員長請示。”這時，何的參謀長蕭毅肅來見何，請何批閱“令平漢、津浦兩路沿線蔣軍向人民解放軍進攻，迅速恢復交通”的公文。何將命令劃行後，兩人共同埋怨蔣軍將領迷於聲色貨利的貪污腐化生活，部隊行動遲緩，言下極為憂慮。蕭建議嚴令申斥，何則猶豫未決。

25日，我到上海見美第七艦隊司令金開德，代表蔣介石請求美艦支援，運輸蔣軍到東北登陸。關於此項接洽的經過，下一節還要詳述。

大概是27日我到北平，次日飛長春，當晚在蘇軍總司令部（原日本關東軍司令部）見了馬林諾夫斯基元帥，與我同去的有參謀長趙家驥及東北外交特派員蔣經國。我向他表示敬意後，即開始為接收東北問題交談。馬林諾夫斯基元帥對我表示極為友好，他說：“我們蘇聯始終要同中國人民友好的，中蘇友好關係，我深信是永久的，因為我們早就有了優秀的孫中山和列寧他們倆人的友誼。……杜將軍帶中國軍隊接收東北的領土主權，蘇軍很歡迎，你們從

海路陆路来我們都欢迎。”他并同我亲切地說明旅順、大連地区为苏軍另一元帅指揮范围,安东、营口以北西至山海关都属他的指揮范围;苏軍解除日軍武装后即准备撤退,現山海关、葫芦島已沒有苏軍,只有人民解放軍部队,营口尚有苏軍少数部队,云云。我当时即提出請苏軍在营口掩护“国軍”登陆問題,经过双方共同商討后,馬林諾夫斯基元帅同意蔣軍在营口登陆,并給我划了一份苏軍位置图,写明苏軍营口警备司令(姓名現記不清)及掩护蔣軍登陆要旨送給我。我认为已完成蔣介石交給我的任务,向馬林諾夫斯基元帅表示謝意,握手告別。临別时馬林諾夫斯基元帅还一再說,欢迎我早日再来长春,中苏共同携手合作,两国人民过和平的生活。我离开苏軍司令部后,去向熊式輝回报时,心想:苏联元帅亲切和藹、直直爽爽談問題,讲中苏友好合作关系不像美軍將領那样骄橫跋扈,目空一切,对苏外交关系也不像重庆所傳說的那么复杂棘手。

次日(即29日)同张嘉璈研究了东北軍費問題。张說中央已決定不久发行东北流通券,与伪滿币等价使用,在未正式发行以前暫用伪滿币。当时交我营口某商号所开三百万元伪滿币的支票(以后蔣軍未至营口,支票未兌)作为蔣軍登陆营口的經費。

29日,我由长春飞北平,30日到重庆,向蔣介石回报,并将苏軍所送地图給蔣介石看。蔣喜形于色,表示十分高兴,并說已同美顧問团交涉好,由美舰运输第十三軍及五十二軍到营口登陆接收东北,現十三軍已运至秦皇島,五十二軍亦将从越南起运,令我迅速到秦皇島乘美舰赴营口与苏軍接洽登陆办法。

我于10月31日帶必要人員飞北平,经天津轉秦皇島,11月3日,同美第七舰队代理司令巴貝一同乘美舰脫罗尔号到营口与苏軍联

絡。到營口后，先派美蔣聯絡人員上岸接洽，發現這時蘇軍已宣布自東北撤退，蘇軍司令离去，人民解放軍已接收營口，維持治安。我碰了這一鼻子灰，覺得蔣軍勢不可能在蘇軍掩護下在東北登陸，急忙飛重慶向蔣介石請示。

至此，蔣家軍幻想從蘇軍手中劫收東北已成泡影。但蔣介石及其嚮導們對於劫收東北尚未死心，相反地是用盡心機及各種手段想從人民手中奪取東北。這期間，熊式輝已準備將北平附近之第五師及收編的偽滿軍第二總隊許廣揚部及第×總隊劉德溥部空運長春，開始劫收長春市。彭濟群接收嫩江省，劉翰東接收遼北省。我在去重慶的途中擬定進一步勾結美軍以武力劫收東北人民果實的意見書，大意是：第一，請蔣介石迅速抽調十個軍，以美艦隊掩護由營口或葫蘆島強行登陸；先肅清東北共軍，再回師關內作戰；第二，請建立東北地方武力，按九省二市收編偽軍十個保安支隊，準備整訓後接替蔣軍防務；第三，請委派九省二市十個軍事特派員，深入各省市發動敵偽殘余向人民解放軍後方搗亂。

11月5日前後，我到重慶將營口偵察情況向蔣介石陳述，蔣介石尷尬異常，窘態畢露。他說，一定要打出關東，問我的意見如何？我說既不能和平接收，即不惜使用武力。蔣介石看了我的意見書後，對第一項，他說十個軍調不出，可以兩個軍先從山海關打出去。但他並無把握，要我同軍令部研究後，再作最後決定。對第二項，當時批交熊式輝核辦，第三項擬由長官部任命。

這時軍令部根據各方特務報告，判斷山海關解放軍約近十萬人，以兩個軍進攻不可能。我從秦皇島偵察的結果，判斷解放軍在山海關者為李運昌等部約五萬人左右（實際只三萬人左右），兩個軍集中後可以向山海關進攻，但必須增加後援部隊。軍令部亦未

同意。我向蔣介石汇报后，他說：“先將天津以东划归东北行营作战境地，你指揮十三軍、五十二軍及九十四軍先打下山海关再說。”但蔣并未給我正式命令。我到北平后，即接何应欽奉軍事委员会指示給我命令，划天津以东归东北行营，并令我指揮十三、五十二、九十二及九十四各軍先向热河进攻，收复承德。熊式輝这时令調九十四軍第五师空运长春接收，但我仍本蔣介石的指示，計劃先打山海关。这时熊式輝、李宗仁对天津划归东北行营，发生尖銳矛盾，双方爭夺結果，第五师未空运长春，仅空运两个东北保安总队到长春，进攻热河計劃遂亦擱淺。

美蔣勾結内幕

当日本軍国主义投降前，美帝国主义分子已经在美軍顧問团的策划下渗透到蔣軍部队基层单位(連)以內，控制着蔣軍的装备(部队是否美械装备由美軍决定)、訓練(美械及半美械装备必須接受美式訓練)及部分人事权(如新三十师师长胡素由美方請撤換；又如第五十七軍刘安祺部由西安調至昆明，赴印参战时，美方对团长以上干部一律不要，迫令將該軍編散)。日本投降后，美軍即进一步控制蔣軍的指揮权。按照蔣介石、何应欽的計劃，为了向人民搶收胜利的果实，即令原来各战区的蔣軍向敌伪区急进，可是美軍提出异議，并指明南京、上海、广州、天津、北平等大都市必須由美械装备的部队前往受降接收，否則美軍即以停止对蔣軍的运输援助为要挟。为爭夺受降指揮权，美蔣間曾經发生过激烈的矛盾斗争，美軍曾將运到印度应交給中国的中型、重型(30吨級)战車三百余辆移交英軍，并将在云南各机場的軍用飞机千余架及其他装备予以破坏，迫使蔣介石屈服。(还在1944年間，蔣介石与史迪威就曾經一度为爭夺指揮权而决裂过。)顧祝同曾为爭夺南京、上海受

降权亲到重庆,由于上述原因,未能达到目的。我曾問蕭毅肃(何应欽的參謀长):“为什么不令邻近战区的部队受降,而一定要等待美軍空运部队前往受降呢?”蕭說:“你不了解情况,为了受降的問題,中美双方爭执很激烈。美軍要一手包办全国各地的受降权,最后才决定这一折衷方案,不然美方就不担任国軍的运输。共軍大部都在敌后,比我們前进得更快,将更不堪設想。只有依靠美国空运,我們才能搶在前头。”这說明美蔣間的爭夺是相对的,美蔣共同敌視人民則是絕对的。

美蔣之間的上述矛盾解决之后,美帝即于9月15日前后,宣布蔣介石要美国供应的二十只舰艇中先“贈与”八艘(內有驅逐舰四艘,潛水艇四艘)28日又宣布将云南各机場的残余設備交蔣空軍接管。等蔣介石进一步承认出卖中国人民更多的利益时(具体内容見1946年先后公布的美蔣条約,这里不贅述。据当时外交界人士說,都是蔣介石的亲手外交,密議的内容外界知者甚少),美帝国主义在华头目魏德迈即于10月31日在旧金山宣布,“为完成美軍对中国政府之协作,自将运送中央政府部队至中国境内各战略地区。”(所指战略地区系指东北;因这时南京、上海、天津、北平由美机运输蔣軍劫收工作已初步完成。)魏德迈亦即由美来到重庆,于11月10日又宣布,“美軍将組織軍事顧問团,其任务系协助中国部队之技术訓練。”14日美国务卿貝尔納斯告报界称,“杜魯門总统下令再予中国租借协助。”这时美蔣勾結屠杀中国人民的阴谋策划已基本确定。

我于10月25日到上海,請求美軍支援,将蔣軍部队运往东北。美第七舰队司令金开德,非常“慷慨”,滿口承认他的舰队来中国,就是为支援中国接收完整的領土主权;并說第七舰队的运输舰、登陆艇均已准备完成,只要美国政府在重庆談判决定,他馬上可以执

行命令，上海起运的部队三日內可运到秦皇島港口或其他口岸，越南部队約一周可以运到。我当晚将向金开德接洽的情况电报蒋介石。

10月31日，我再銜蒋介石之命到秦皇島进一步与美帝勾結。当日到北平，11月2日到天津会見了美駐天津第三陆战队司令洛克，代蒋介石慰問美軍，并贊揚美軍协助中国接收的热情，乞求美軍維持天津、秦皇島段铁路的安全。洛克欣然允諾。我当时认为美軍很够朋友，为了联络感情，当晚在跑馬厅参加了洛克举行的美軍晚会。

11月3日我到秦皇島，与美第七舰队代理司令巴貝中将同乘美舰脫罗尔号到营口与苏軍联络，发现苏軍已开始撤退，人民解放军已接收营口，巴貝即拟将美舰直駛营口港內。由于兵舰不能直接靠岸，又見岸上的警卫都是人民解放军，巴貝建議以小汽艇載运参謀人員先登陆联络，再下船与苏軍接洽。我表示同意，巴貝即下令調动小汽艇，載运中美参謀人員及譯員，攜帶无线电报話机在营口登陆，一面令大舰小艇完成战斗准备，他并亲自在报話机上接听上岸联络人員的报告准备及时給以指示。经数十分钟的交涉，始知苏軍已离营口。巴貝給我做了一个鬼臉，我即下令将联络人員撤上兵舰。巴貝說：“杜將軍，美国才是中国的真正朋友，你相信吧？”我說：“的确，美国在历史上从来就是支援中国統一的真实朋友。以目前的情况看，要接收东北主权，恐怕非用武力不能解决。”乃进一步与巴貝商議，沿营口至葫芦島間偵察若干登陆点，以便尔后由美舰运输并掩护蔣軍在东北强行登陆。巴貝表示：他很願意以第七舰队全部力量协助中国完成收复东北的任务，如果美国政府同意的話，海軍陆战队登陆舰艇及登陆战車均可协助中国軍隊

在东北登陆。这时巴貝已下令美舰开航。他拿出东北沿海地图，根据原先美国測好的精密軍用图，沿营口至葫芦島間进行实地偵察，并在葫芦島港外两三公里的海面上停航数十分钟，观察全島情况，加以詳細的記載（当时曾决定若干处登陆点，現已記不清楚了）。我勾結美帝并拟定美蔣合作在东北强行登陆的計劃，因未得美蔣协商同意而未实施。但以后不久，在巴貝的支援下，将东北蔣軍先遣部队（第十三軍及五十二軍）运到，向东北人民解放軍进攻。打到錦州的时候，我为了酬謝美国主子的支援，曾电邀巴貝来錦訪問，于1945年12月初，派专车到葫芦島将巴貝及其重要幕僚人員和新聞記者接至錦州，大宴二日，以示我对美国主子的真誠。

（三）破坏和平进攻榆錦

情况判断、决心及处置

11月5日我到重庆，6日蔣介石决定破坏和平，向榆、錦人民解放軍进攻，我乃于7日飞北平，8日乘火車到达秦皇島，即开始进攻榆錦人民解放軍的罪恶活动。经过将近一周的威力偵察、偵探搜索和便衣特务深入山海关內的偵察，綜合双方情况判断如下：

（一）人民解放軍方面：

冀东軍区司令員李运昌指揮人民解放軍約五万余人（实际三万余人）早已接收山海关，并在山海关、角山寺、九門口和义院口一带构筑工事，防止蔣軍进犯。其主力在山海关、角山寺附近，义院口、九門口仅有一小部。

这时林彪元帅所率領的解放軍主力尚未到达，山海关方面系冀东軍区部队，虽然装备不全、火力薄弱、补給困难，但士气非常旺盛，战斗意志坚强，运用陣地战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十分灵活，经

常集中局部优势兵力打击蒋军。如在秦(秦皇島)榆公路沙河西岸某村落于11月11日前后一个晚上,向蒋军攻击,即消灭了蒋军十三军八十九师的一个连的大部分,并有小部深入蒋军阵地内部,使十三军自己混战了一晚。

(二)蒋军方面:

第十三军已于11月初全部运抵秦皇島,并推进至山海关以西沙河附近地区与人民解放军对峙;第五十二军主力(两个师)亦于11月14日前后先后集中于海阳鎮附近。另一师約两日内可运抵秦皇島。

蒋军这时集中的两个军,十三军是全部美械装备,火力强大;五十二军系半美械装备,火力中等。补给依靠秦皇島及北宁路,较为便利。但经过八年抗战,蒋军这时进犯东北,破坏和平,师出无名,除了少数高级好战将领之外,极大多数中下级军官尤其是士兵厌战心理浓厚,不明白为什么要打内战,因而士气低落,毫无战斗意志。而且战略战术又无统一思想指导,各有私见,各有主张,各自为阵,各保自己实力。特别是八十九师一个连的被消灭,引起一些人的惊惧和混乱。据被消灭的这个连的连长逃回来說:人民解放军在东北接收了日本的武器,又有沈阳兵工厂大量制造武器弹药供应,他們的战术神妙,战力坚强,火力非常强大。在攻打沙河阵地之前,他們集中优势炮火将村落房屋工事在数十分钟内完全摧毁,全连死伤殆尽,因而阵地失守。随即有一小部解放军深入蒋军阵地内部,引起十三军八十九师与另一个师发生混战。到天亮后清查,未见一个人民解放军,而蒋军自相残杀却伤亡了不少的人。师长万宅仁将以上情况报告石觉后,石觉即刻召集全军紧急会议,研究对策。石觉认为人民解放军火力强大,唯一的对策即是离开村落,

构筑各个散兵坑陣地，以避免人民解放軍的炮火杀伤。开会后石觉即一面命令全軍离开村落，改变陣地，构筑工事，一面向我汇报。石觉认为他的判断正确，改变战法十分必要，并建議速令五十二軍也采用这一战术，同时要我考虑能否攻击山海关的問題。

我听了石觉的报告后，觉得有些詫异。他的报告同我得到的“山海关解放軍武器破烂，沒有炮火”的情报完全不同。那么对山海关攻乎守乎，就成为我心中縈绕的中心問題。随即叫石觉先行回去，将沙河陣地恢复，等我将全盘情况研究后再作决定。石觉走后，我将当时从山海关收集的情报又加以仔細的研究，认为山海关解放軍不可能有那样优势的炮火，可能是十三軍士气低落，战斗意志消沉，对战局感到悲观，因而夸了解放軍的火力。同时又感到要給蔣介石打天下，要完成我包打山海关、收复东北的任务，非亲身到第一线把双方情况弄清楚不可。乃决定于13日早晨集合十三軍长、师长、团长及被解放軍消灭的这一連逃回来的官长，亲到沙河研究情况。到沙河后，我問那个連长哪个村庄被解放軍打毀？他先說是北头的一个。进村后，无一間房屋被毀，他又說他搞錯了是中間的那一个。又到中間几家屋內查看，也无一处被打破。我发现一位老农民在家里，就問他：“前天晚上这里打得怎么样？”他說：“啊！打得好厉害！”又問：“这时你在哪里？”他說：“就在这間屋里。”再問：“你不怕么？”他說：“手榴弹打不倒这堵牆，我蹲在牆脚下，破片也打不上。”他接着說：“八路軍一来就把村庄包围，你們老总慌忙跑出去，被手榴弹打死几个人，其余的都繳枪了。八路軍打得可刁哩。从前日本鬼子大炮机关枪都打不过八路軍。……”这位老农民未說尽的意思是蔣軍打不过八路軍。我觉得他很有軍事常識，就問他八路軍到山海关的情况，他說他是老百姓，不懂得。再問他

炮弹有没有打到院内来，他说没有，只在东边墙上打了几炮。我一看就是手榴弹的弹痕。当即召集各官长研究后，一致认为沙河战斗，解放军方面并无炮火，只有手榴弹，某连长是谎报军情，应予处分。原来在抗日期间，十三军在汤恩伯的指挥下，一直未打过硬仗。汤的一手是以小部队与日寇接触，听到炮声就跑。十三军的实力，算是保全下来了，但这个部队的战力是非常薄弱的。

当日午后我召集十三军的营长以上官长在秦皇岛开会，一方面说明解放军的火力并不是如某连长讲的那样强大，火力战力皆不及十三军，为该军打气；另一方面重申蒋介石的连坐法，将某连长记处死刑，令其立功赎罪；并令石觉在二日以内用威力搜索，虏获解放军人员以明了当面的情况。虽然该军始终未能把当面的情况弄清楚，但这次的侦察，倒增加了我向山海关解放军进攻的决心，拟待五十二军集中后，即发动进攻山海关的战争。

鉴于以上情况，我决心向山海关进攻，并作如下处置：（1）命第三处拟定进攻山海关计划；（2）命第二处继续搜索山海关情况；（3）命各部队积极准备进攻山海关。

11月13日第三处拟定向山海关人民解放军进攻的计划，要旨如下：

（一）方针：蒋军以击破山海关共军一举收复东北之目的，着以主力从山海关正面攻击，以有力之一部经义院口向山海关以东十公里铁路附近之某地（现记不清地名）迂迴，截断共军后路，协同蒋军主力将共军包围于渤海沿岸而击灭之。

（二）军队部署：

（1）以一个军为正面攻击部队，以主力展开于沙河西岸，向山海关正面之共军攻击前进，置重点于右翼；以一部由九门口（含）经